

第四回 太師公善戲謔難乘龍 探花郎苦推求歡跨鳳

詞曰：

芙蓉繡褥鴛鴦枕，前程一片佳如錦。無計得乘龍，相看還夢中。徘徊空反側，一室愁琴瑟。到得兩宜家，方添錦上花。

卻說司馬玄相思了一夜，到次早辭別了尹老夫夫妻。回衙與呂柯商議，要出紙筆各處追求。呂柯道：「此人既有這等作用盜娶而去，自是富貴人家，豈無金屋隱藏；那能漏泄？若出紙筆，不但無用，反昭人耳，自傳與華老知道。只怕已失者不可復得，而將得者反又失矣！吾兄不可不思！」司馬玄想了一會，默然無語。呂柯道：「以小弟愚見，春闈近矣，莫若待兄看花之後，先成了華老師之姻，再細細搜求，亦未為遲。」司馬玄無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

過了些時，春闈御筆親點探花，十分榮耀。呂柯見他中了，方才放下一樁心事。司馬玄也不等公務稍暇，就央呂柯與華嶽說親。呂柯笑道：「這不消仁兄吩咐，想也再遲不得了。」因撿個好日子，穿了吉服，用大紅名帖恭恭敬敬來見華嶽。華嶽接見道：「賢契為何今日如此鄭重？」呂柯道：「非為別事，就是敝友司馬玄向日蒙老師許結絲蘿，原約春闈得意便可乘龍。司馬玄今幸探花仙府，不負老師鑿拔，特浼門生敬報斧柯，以完前議。故門生薰沐以請，敢求老師金諾！」華嶽道：「此言前固有之，但怪司馬玄負盟，已婚尹氏。老夫幾欲要言，因賢契作伐，不好多言。今以一第之榮，又煩賢契，莫非要以小星之義奚落小女麼？」

呂柯見說出尹氏，打著心病。又見華老詞色嚴厲，急得滿臉通紅，坐立不安，連連離席打恭道：「尹氏之說，係一時訛傳，並無實跡。司馬玄自從老師有約，至今尚在門生處獨自下榻，可問而知。若中餽有人，而再作此罔想，則不獨司馬玄有罪，門生亦不得謝過矣！」華嶽道：「此事既無實跡，老夫也不苦苦追究。但有此一番訛傳，則老夫信此訛傳，將小女又許他人，這也怪不得老夫失信了！」呂柯道：「老師台鼎門楣，豈患無人攀仰？但以師妹仙才，無非欲選奇才以諧佳偶。況司馬玄之才已蒙青眼，今又走馬春風，恐一時無兩。老師奈何以一言之誤，而舍長就短，無乃過傷於激耶？」華嶽笑道：「以天地之大，豈獨生司馬一才？賢契何見之小也！」呂柯道：「據老師台諭，則新選東牀過於司馬矣？」華嶽道：「雖未必過，亦未必不及。賢契異日自當知之，老夫焉能謬誇？」呂柯不敢再言，只得諾諾而退。

回到衙中，細細說與司馬玄，不勝悔恨道：「尹家之事，我向日就不願仁兄為之。兄執意卻行，小弟又不敢違拗，今日兩美俱失，為之奈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雖小弟妄動，但以苻煙之才，而兩番唱和，弟雖木石，焉能忽然？再不料華老之盟又有此變！」二人默對半晌。司馬玄又說道：「姻緣不成，這也罷了，但所選之人，其才何等奇拔？私心尚有不服。」呂柯道：「這不難，我明日請與一較，看他如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如此便好！」呂柯到次日，果又來見華嶽，說道：「敝友司馬玄蒙老師理論，自應避舍，但聞新婿高才，願一領教，不識老師肯賜一見否？」華嶽笑道：「想是司馬兄疑我為虛言，實無其人。若不一會，便道我峻拒不情。也罷，就會一會也不妨！但須講過，此生稟賦素弱，懶於言語，應酬只可一揖，就要垂簾分坐。」呂柯道：「只求一面，至於各席，自從其便，悉聽老師之命！」華嶽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不須遲延，就明日書房草酌，屈賢契與司馬兄早臨。」呂柯歡喜，應諾辭出。回衙與司馬玄說知，大家等候不題。

卻說華嶽進內與二小姐商議道：「司馬玄被我在呂柯面前說道另有佳婿，奚落了幾句，他忿忿不服，今日又央呂柯來，要與新婿較才。我待說明就理，擇了吉日，將你二人同嫁與他，完了一樁美事。但他新中探花，恃才矜美，旁若無人，莫若再叫苻煙扮作新婿，再遊戲一場，使他心折，那時才不敢輕視我宰相門楣。」華小姐笑道：「才人風流韻事無所不可，但妹妹嬌柔女子，雖扮男妝，亦不好與他二人相對盤桓。」華嶽道：「我已言過，只一揖就分簾隔坐。」二小姐回應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華嶽一面吩咐明日備酒，又吩咐前窗一席，後窗垂簾，又設一席。

到次日，華嶽發帖請呂翰林、司馬探花二人午刻一敘。二人聞請，到午欣然而來。華嶽迎入書房，敘坐已定，司馬玄便請新婿相見，華嶽道：「昨已告過，此生畏飲，兼且不耐煩劇，容杯辱少伸，當令拜謁。」須臾三人就座，酣飲多時，司馬玄告止。華嶽一面令人撤去，一面叫請新婿出來。不多時，許多家人、侍妾擁著一位少年書生，翩翩而來，司馬玄與呂柯定睛一看，正是：

望一泓秋水，行來兩袖青煙，雪膚瓊貌宛然仙。莫言花見笑，燕子也爭憐。

那新婿走進書房，讓呂柯、司馬玄居左，只躬身一揖，也不出半言，即退入後窗簾內而坐。司馬玄看見新婿風流年少，楚楚可人，將他初來詣考一片驕矜不服之氣，先消了八九。暗想道：「有此佳婿，何能及我？」因目視呂柯，欲起身辭出。華嶽留下道：「既蒙光臨，還要求教。」說不了，早已兩副筆硯詩箋，俟候的端端正正，一副送在司馬玄席前，一副送入簾內。華嶽對呂翰林說道：「論起來，小婿後生小子，怎好與翰苑名公爭衡文墨？但援引後進，實是詞場美事，故令他面見顏請教，老夫與近思亦可樂觀其盛。」呂柯道：「藝苑爭驅，古今盛事，老師有命於蒼兄，不妨捉筆。但不知還是何人命題？」司馬玄此時已心折氣短，不欲作巨鹿之想，然既已到此，只得拈筆說道：「晚生過時梅蕊，焉敢與桃李爭春？既承台命，勉強寫意，以博一笑，也不消命題了！」因寫道：

今日朝天佛御煙，昨霄歸院撒金蓮。

如何咫尺天台路，一片雲橫不許前？

後寫「司馬玄有感漫題索和」。寫完送與華嶽道：「偶爾感懷，詞多過激，老太師勿罪！」華嶽看了，稱贊不已。心下想道：「我一時高興，倚著苻煙有才，指望和一妙詩壓倒司馬玄，誰知司馬玄才高若此，卻教苻煙如何又能出奇？倘和韻不佳，未免倒自取其笑。」然事已到此，無能改言。賞玩畢，只得叫人送入簾內，詩雖送入，心下只是鶻鶻突突。還未半盞茶時候，早已送出詩來，放在席上，大家相爭而看。只見上寫道：

河洲苻菜已無煙，又想華峰頂上蓮。

玉蕊瓊姿應不少，安能盡到探花前？後寫「伊無人有感漫題奉和」。

華嶽看見詩意字字敲打司馬，喜出望外，又不好自贊，只是捻著幾根白鬚欣欣而笑。呂柯初看見司馬之詩滿心快暢，以為定不能屬和，及見了和詩，驚得啞口無言，只是點頭啞嘴。司馬玄在案上看了，又拿在手中細看，竟看得呆了。如來、佛、手、印、圖、章、印、

嶽見司馬玄如此光景，不覺失笑道：「探花看詩沉吟，莫非嫌他詩太唐突麼？」司馬玄見問，方斂容笑道：「晚生怎敢？」華嶽道：「既不兼唐突，為何沉吟不語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令婿佳章詞微意婉，字字中晚生之隱，讀之有觸，故不禁默默感傷耳！」華嶽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吾聞詩可以興、可以怨，此詩既能感動探花，則此子之才亦有可觀，學生不為過誇矣！」因吩咐家人道：「新相公不耐久坐，可請便罷。」家人傳語，那新人早從簾內走出一拱，竟隨著許多人、侍妾入內去了。司馬玄看見少年美貌、寫作風流，已自滿心氣苦，今又珠圍翠繞，已為入幕之賓，更覺萬分難堪，又不敢現於詞色，只是癡癡默坐。

須臾換席，又送上酒來，司馬玄勉強而飲，只是不歡。華嶽道：「探花極高懷，今為何作此不樂之態？胸中想應有故，不妨明言。學生或可為探花解憂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事已不諧，晚生不妨直說。晚生才雖謙劣，而性篤閨倫，指望博一桃夭之子以樂關雎。故隻身入京，作四海求鳳之想。幸以一言之合，蒙老太師許以好逑，可謂平生之願遂矣。不憶反側三年，而雀巢鳩奪，能無怏怏？」華嶽道：「此乃學生得罪，且不必言。只說長安之大，豈再無一人以當探花之意？」

司馬玄道：「晚生實不相瞞，此事想老太師亦已風聞，晚生實曾因買花訪得一才女，姓尹名苻煙，其人未見，其才實彷彿老太師閨中之秀。晚生既蒙老太師許盟，本不該他求。因想才難，自古歎之，況閨秀之才，又難之難者，恐才票梅有詠，失身村野，故越禮行權，先為聘定。」華嶽道：「既聘了，為何不娶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曠不可待而不待，故曰行權；娶而可待而不待，則為越禮。晚生指望春闈僥倖，先完老太師之盟，而次第及之，庶幾兩全。誰知變生不測，苻煙已為大力強暴負之而去，如明月蘆花矣；及晚生望到而今甫能一第，而老太師又惑於聞風，以為晚生薄倖，而赤繩他係。使晚生進不能吹秦台之簫，退又不能載浣紗之伴，兩美俱失，而隻身如故。徬徨自失，非敢於大人前作不樂態也！適觀伊兄佳韻，所謂『苻無煙』、『峰頂蓮』，字字實傷我心故耳！」說罷，詞色淒然，幾於下淚。

華嶽道：「探花所說聘而不娶，欲先待小女完姻，這是探花一片好心，而學生誤認之罪也！學生之罪，容當再請。且說尹苻煙，探花曾知蹤跡否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若大長安，朱門無限，何處去尋消息？」華嶽道：「探花雖未曾訪，我學生到替探花訪得些消息在此，小女既失奉巾櫛，我學生追求尹苻煙以謝過，不識探花之意以為何如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固老太師天地之垂仁，但晚生既已兩致其情，定當兩全其約，得則雙得，失則雙失。若失一不悲，得一則喜，則前為負心，後為苟合矣！況晚生賦命涼薄，似與婚好無緣，行將請告以歸，倘伴山水，再不徒向朱門覓句矣！」

華嶽聽了，因對呂柯說道：「探花說『得則雙得，失則雙失』，若小女不諧，並苻煙亦不復望，則是為小女一人，到誤了探花終身了。這等看起來，探花事事皆有情有義，到是我學生多疑，有始無終了，卻怎麼處？近思有甚計較麼？」呂柯道：「事在兩難，門生亦無計較，還望老師用情！」華嶽笑道：「要我用情，除非原將小女嫁與探花方妙。」呂柯道：「如此固妙，但老師置新婿於何地？」華嶽笑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就將新婿改換女妝，充做苻煙，同嫁與探花，你道何如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呂柯與司馬玄聽了，俱各大驚大喜道：「老太師深心妙用，遊戲出入，門生輩愚蒙，何能仰測？尚望老太師明明見教！」華嶽道：「要學生明說也不難，探花與近思須要開懷痛飲，飲得半酣，方好作遊戲之客，談遊戲之事。若半杯不飲，愁眉相對，我學生說也無興。」

此時司馬玄見說話有因，不覺神情喜發，伏席懇請道：「晚生此際寸腸如裂，雖玉液不能下嚥，老太師倘有一線機緣，見教分明，則晚生願以此身作漏卮可也！」華嶽笑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探花與近思試猜一猜，你道尹苻煙是誰人娶了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如何猜得著？」華嶽道：「就是小女娶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老太師取笑！怎麼令愛娶他？」華嶽道：「探花不要笑，且說小女許與何人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自然是方才相會的伊兄了！」華嶽道：「那裡甚麼伊兄，小女許的就是尹苻煙！」司馬玄與呂柯同說道：「老太師遊戲入於三昧，一時難解，使人求教之心愈急。」

華嶽笑道：「學生這等說，探花又不解；學生那等說，近思又不解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實說了。學生待罪春卿，禮義自我而出，小女既許嫁探花，焉有負盟之事？只因探花納聘苻煙，學生因與小女商量，以為探花愛才甚切，探花既聘苻煙，則苻煙之才必有過於小女者。小女初心不服，意欲與之一較，而不能致之以來，故萬不得已而行權，將小女改扮男妝，假充探花娶之以歸，豈非苻煙是小女娶了？」司馬玄與呂柯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老太師與令愛小姐這等遊戲，真是文人韻事俱占盡矣！且請問尹苻煙取來，與令愛小姐相得否？」華嶽道：「小女催妝一詩，苻煙心醉；苻煙合巹一詩，小女心服。二女彼此憐才，已結為姊妹，以待探花。」呂柯道：「老師與師妹既有此一段盛意，老師為何又有新婿之選？」華嶽道：「學生只道探花既聘苻煙，定忘小女，故稱小女別字，蓋故以此留難探花，消其不告而娶之罪耳！」呂柯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都是老師作用。但不知老師於何處覓此少年才郎假充新婿？其才其美真可與子蒼並驅！」華嶽笑道：「因無處可覓，只得就教苻煙改扮男妝，假充新婿，學生所以說小女許的就是尹苻煙。」

司馬玄與呂柯聽了詳細，不覺手舞足蹈，歡笑不已。司馬玄因想道：「原來就是苻煙，我說天地間那有這等少年才美書生？」因對呂柯說道：「不是小弟在仁兄面前誇口，就是杏苑英雄三百，我司馬玄視若無人，尚自洋洋得意。今日在老太師門楣之下，為此金屋二嬌比美，美不如；較才，才不及，短盡我司馬玄之氣，低盡我司馬玄之眉矣！」呂柯笑道：「仁兄莫怪小弟犯諱，小弟代仁兄再續一語，異日銅雀春深、二喬相並，只怕還要享盡司馬玄之福！」大家鼓掌稱快，歡飲多時，方才謝別。

次日，呂柯重申盟約，擇日行聘，又擇日成婚。此時司馬玄已遷新第，於後庭兩邊設兩間臥房。到了正日，一邊是探花娶親，一邊是宰相嫁女，又是翰林為媒，來往其間，莫非是百兩盈門，說不盡那笙簫鼓樂之盛。娶了過來，司馬玄見華峰蓮、尹苻煙二小姐如王嬙、西子，二小姐見司馬玄風流年少，如子建、潘安，彼此愛慕。到了花朝月夕，閨中韻事無所不為，不減河洲之雎鳥。此皆司馬玄一念之仁，舍自己之功名，成就呂柯之夫婦，故天即假呂柯之手，竊華小姐之詩，作尹苻煙之代，宛轉以成其夫婦，豈非蒼天報施不爽也！

後來華嶽翁婿無間，呂柯朋友有終，尹老、花老俱沾其惠。在京為官數年，方攜二美還鄉，與父母完聚。可謂千古佳人才子風流配合矣！故題曰：《風流配》。有詩為證：

七篇文字贈他人，完得他人夫婦倫。
誰道天心不相負，巧聯二美結姻親。